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六〇五・集部・總集類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一卷（全三國文卷六十七至卷七十五、全晉文卷一至卷一百十五）〔清〕嚴可均輯……………

吳五

略統

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孫權嗣位試爲烏程相召補功曹行騎都尉出爲建忠郎將從陸遜破蜀兵於宜都還偏將軍黃武初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有集十卷

表理張溫

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啟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歎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尙少鎮重尙淺而戴赫赫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

全三國文卷六十七

略統

一

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終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諂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躐羣羣燁燁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賢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眾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與豔爲最重之義是日溫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

其迭兵已比許髮數之多少溫不滅之用之強贏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蜀其舉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曰命行既修君好因敘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召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日管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曰光國而不譏之曰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遑事溫彈之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眾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尙不容私日安於靖豈敢賣恩日協原康邪又原在

全三國文卷六十七

略統

二

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曰醜色彈曰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眾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眾從層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日廣聰明之烈今若人非溫既殷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別然日殿下之聰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畱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

吳志張溫傳

上疏

臣聞君國者日據疆土爲疆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

世皆爲豐饒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施德俟民茂義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眾非后無能胥己寧后非眾無己辟四方惟是言之則民已君安君已民濟不易之道也今疆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已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沒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療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已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微發贏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進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

全三國文卷六十七

三

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疆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成而兵民減耗後生不存非所已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已安擾則已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已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已辨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已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已日彫敝漸已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已葛機餘閒雷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已死而不朽矣吳志陸績傳是時徵役繁數重已矣民戶損耗統上疏曰云云

陳諸將舟船飾嚴賤

諸將舟船轉相高上建立奇工文已丹漆彫鏤之巧好尙滋繁計其費耗所損不少北堂書鈔未刪改本一百三十七

全琮

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爲奮威校尉遷偏將軍封陽華亭侯黃武中遷後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假節領九江太守徙東安太守黃龍初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尙主赤烏未遷右大司馬左軍師

密表止太子登出征

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吳志全琮傳注引江表傳

潘濬

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劉表辟爲江夏從事徙湘陰令蜀先主領荊州已爲治中從事及定蜀留典州事後降吳拜輔軍中郎將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權稱尊號拜少府進封劉陽侯遷太常

全三國文卷六十七

四

疏責子羣

吾受國厚恩志報已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已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慙恨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吳志潘濬傳注引吳書

顧譚

譚字子默吳郡吳人丞相雍孫爲太子中庶子轉輔正都尉赤烏中代諸葛恪爲左節度加奉車都尉尋爲選曹尙書拜太常平尙書事爲全琮父子所構徙交州有顧子新語十二卷

上疏安太子

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逸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已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歲臣傳祚長沙得之

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跪之戒帝既悅憚夫人亦悟令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自安太子而使魯王也吳志顧雍傳曰是時魯王和齊衡謂

議奔喪

奔喪立科輕則不足呂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吳志大帝傳嘉禾六年春顧雍議

胡綜

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呂金曹從事拜鄂長入為書部尋領右部督加建武中郎將魏封吳王并封綜為亭侯黃龍初為侍中

全三國文卷六十七

胡綜

五

進封鄉侯兼右領軍尋拜偏將軍兼左執法有集二卷案吳志云凡自權統事諸文盡策命

黃龍太牙賦

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狐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龍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殷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上將恢大緣草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為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定使之為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開謀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御書今也大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

人和僉曰惟休吳志胡綜傳黃龍八年夏黃龍見吳王於吳城退觀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云云又黃龍六年春黃龍見吳王於吳城退觀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云云又黃龍六年春黃龍見吳王於吳城退觀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云云

中分天下盟文

天降喪亂皇綱失敘逆臣乘機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呂覆四海至合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薦作奸回偷取天位而報么麼寧不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霸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任夫討罪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呂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呂界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尙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

全三國文卷六十七

胡綜

六

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業謀司慎司盟羣臣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勦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讎實居於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愆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吳志大帝傳劉琦討陳震虞權賈淵屬蜀其司州之士曰面谷關為界造為盟曰云云胡綜傳曰綜為盟文義甚美又見魏文類聚三十三

受命之主繫天而王建化垂統為一代制雖禮有損益事有質文至於崇建懿親列土封爵內蕃國朝外鎮天下古今同契其揆一也周室之興龍族子弟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諸王子受國符漸多

先武中興四海撥擻眾制制度未備而九子受國明章卽位男則封王女爲公主故詩曰既受帝祉施於孫子陛下踐阼以來十有載皇后無號公主無邑臣下歎息遠近失望是臣屢獻愚懷依據典禮庶請具陳足竊聖心深辭固拒不蒙進納恐天下有識之士將謂吳臣闇於禮制不知陛下謙曰失之也加今仰夏盛德在上大吳之慶於是乎始開國建號言莫大焉唯陛下割謙讓之德副兆民之望雷神祐許天下幸甚

漢書文選

議奔喪

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爲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爲臣焉得兼之故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呂毅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

吳志大

傷爲吳質作降文三條

全三國文卷六十七

胡綜

七

其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煙火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爲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呂南戶受覆蓋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未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綱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曰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

其二曰昔伊尹去夏人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

主不謂之背誣者曰爲知大命也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議言彌興同儕者曰勢相害異趣者得聞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邪議所見構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卽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益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曰賈販爲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曰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呂爲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爲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呂河北承望王師疑心亦實天日是鑒而光去經

全三國文卷六十七

胡綜

八

年不聞咳嗽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月已幾魯望高子何足曰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絲絲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曰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譏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己自效不當微幸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曰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呂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其間此間兼弱攻

味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呂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
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
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屬青徐二州不敢微守許洛餘兵
眾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
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諸羌胡常呂三四月中美草時
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
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
實贏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合
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
復多陳

其三日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較應見納受遂破袁軍呂定
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
也願陛下思之聞聞界上將閻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日取

全三國文卷六十七

九

破亡今臣款款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
禍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
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

太子賓友目

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辨
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曄

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本姓氏曰孔融嘲改初為郡縣吏後依

劉繇避亂江東繇敗徙會稽權嗣位徵典機密拜騎都尉從襲
荊州拜忠義校尉遷裨將軍封都亭侯守侍中黃武中遷偏將
軍進封都鄉侯復拜侍中遷尚書僕射領魯王傳卒年八十一
領魯王傳上疏

臣竊呂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

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
不能究盡其意愚已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

全三國文卷六十七

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廣西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六十七終

全三國文卷六十八

虞翻

烏程嚴可均校輯

虞翻

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太守王朗目爲功曹孫策平會稽復爲功曹出爲富春長州舉茂才漢召爲侍御史司空曹公辟皆不就孫權曰爲騎都尉徙丹陽涇縣後屢忤指徙交州十餘年卒年七十有周易注九卷周易集林律歷一卷國語注二十一卷論語注十卷老子注二卷太玄經注十四卷集三卷案隋志引翻之後注編入吳

上書吳主權

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厥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策命臣獨抃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

全三國文卷六十八 虞翻

一

輕鼠雀性輒毫釐罪惡莫大不容于誅昊天罔極全有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觀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眾民之謠俯聽鐘鼓侃然之樂永隔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悅曰忘罪虞翻傳注引翻別傳曰權即尊號翻因上書云云

奏上易注

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曰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曰通神明曰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續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敬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闕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曰飲

臣臣乞盡谷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曰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

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爽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曰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謂孔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曰示世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

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因

臣聞周公制禮曰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

全三國文卷六十八 虞翻

二

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曰顧命康王執珪古曰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洩頰爲濯曰爲幹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曰從其非又古大篆而字讀當爲桺古桺而同字而曰爲味分北三註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玉人職曰天子執瑁曰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頽而謂之幹衣古篆而字反曰爲味甚遠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曰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

追與客書

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可宜乎吳志廣傳注

與丁固同僚書

丁子賤寒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統斯之為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吳志度翻傳注引會稽典錄山陰丁覽字孝連左御史大夫孫

與徐陵書

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今吳志度翻傳注引會稽典錄太宰時朝廷侯后列卿之位

與士仁書

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繁帶之城而不降死戰

全三國文卷六十八 虞翻

三

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熟思焉吳志呂蒙傳注引吳書

與所親書

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曰保公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吳志諸葛亮傳

與某書

此中小兒年四歲矣似欲聰哲雖蝦不生鯉子此子似人欲為求虛不知所向君為訪之勿怪老癡譽此兒也御覽四百九十九

與弟書

長子容當為求婦其父如此誰肯嫁之者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舊族揚雄之才非出孔氏之門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家聖受禪父頑母壽虞家世法出癡子御覽五十一

有數頭男皆如奴僕伯安雖癡諸兒不及觀我所生有兒無子伯安三男阿思似父思其兩弟有似人也去日南遠恐如甘蔗近抄御覽九百七十四

朱治

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靈帝時為縣吏察孝廉州辟從事孫堅已為司馬行都尉獻帝初行督軍校尉太傅馬日磾辟為掾遷吳郡都尉建安中領吳郡太守孫權統事表為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黃武初封毗陵侯拜安國將軍徙封故鄣

說孫資

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華夏義士壯之討逆繼世廓定六郡特旨君侯骨肉至親器為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為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繼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報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

全三國文卷六十八 朱治

四

北無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閩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慨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主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日師旅困之曰饑饉曰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遠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為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曰千里豈不惜哉吳志朱治傳太宰黃女為曹公子婦及曹公破州賈欲遣子入質注引江表傳載治說資

朱然

然字義封本姓施朱治姊子為治嗣孫權統事為餘姚長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尋為臨川太守拜偏將軍呂蒙圖羽功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進虎威將軍尋假節代呂蒙鎮江陵呂破蜀先主功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後改封當陽侯拜車騎將軍

右護軍又拜左大司馬右軍師

上疏討馬茂

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

吳志朱然傳

朱績

績字公緒然子爲郎拜建忠都尉遷偏將軍營下督然卒拜平魏將軍樂鄉督孫亮時遷鎮東將軍後拜驃騎將軍孫休時遷上大將軍孫皓初拜左大司馬

與諸葛融書

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

吳志朱績傳

全三國文卷六十八

朱然朱績吾聚

五

吾聚

聚字孔休吳郡烏程人將軍孫河表爲曲阿丞遷長史孫權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尋爲參軍校尉黃武初遷會稽太守拜昭義中郎將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被譖誅召處士謝譚教

夫應龍屈伸爲神鳳皇屈伸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

吳志吾聚傳

陸績

績字公紀吳郡吳人孫權統事辟奏曹掾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卒年三十二有周易注十五卷太玄注十卷

渾天儀說

先王之道存乎治厯明時本之驗著在于天象夫法象莫若渾天渾天之設久矣昔在顓頊使南正重司天而帝嚳亦敘三辰堯命

義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舜之受禪在璇璣玉衡曰齊七政

曰數者言之實時已立渾天之象明矣周公敘次六十四卦兩兩

相承反覆成象曰法天行周而復始晝夜之義故晉卦象曰晝日

三接明夷父象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仲尼說之曰明出地上晉

進而麗乎大明是曰晝日三接明入地中明夷夜也先晝後夜先

晉後明夷故曰初登于天昭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日月麗乎

天隨天轉運入乎地曰成晝夜也渾天之義蓋與此同仲尼歟大

道乖諸子穿鑿妄作乃有蓋天之說其爲虛僞較然可知渾天曰

日出地上則晝故易曰明出地上晝日三接又曰晉進也日入于

地則夜夜則明傷故易曰明夷傷也又曰初登于天昭四國也後

入于地失則也尙書寅賓出日寅饒納日曰此言之而知日出入

于地審矣若不出入于地則何緣得有晝夜明闇乎天半覆地上

半周地下繞地而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若天半右覆地上半

全三國文卷六十八

陸績

六

不在地下二十八宿何故更見更隱乎由此言之天乃裏地而運

信矣此是昏明之大術也天之形狀圓周渾然運于無窮故曰渾

易曰乾爲天爲圓又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健此

之謂矣天大地小天繞地半覆地上半周地下譬如卵白白之

繞黃也揚子雲太玄經曰天穹窿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

知天裏地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百八十二度八

分度之五覆地上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周地下故二十八宿

半見半隱日月出入曰成昏明也北極星北方偏出于地三十五

度南極中偏入于地亦三十五度南極北極天軸所在轉運所由

譬車之有輪所自自行也眾星皆移無常惟北辰守中不易是曰

知其爲天中也天傾故極在中北仲尼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

星拱之又太玄經曰天圓地方極樞中央動曰厯靜時乘十二曰

建七政是曰嘉典曰在璇璣玉衡曰齊七政此之謂也繞北極七

十度之外常任地下不出地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正徑亦然元占經又二

閏月無中氣北斗斜指二辰之間御覽十七

運天圖魁星第一星主徐州第二星主益州第三星主冀州第四星主荊州第五星主兗州第六星主揚州第七星主豫州元占經六十七

太玄經序

閻達大節北堂書鈔九

述玄

續昔常見同郡鄒邠字伯岐與邑人書歎楊子雲所述太玄連推求玄本不能得也鎮南將軍劉景升遣梁國成奇修好鄒州奇將玄經自隨時雖幅寫一通年尚暗稚甫學書毛詩王誼人事未能深索玄道真故不為也後數年專精讀之半歲間粗覺其意於是

全三國文卷六十八 陸績

七

草創注解未能也章陵宋仲子為作解詁後奇復銜命尋盟仲子曰所解付奇與安遠將軍彭城張子布續得覽焉仲子之思慮誠為深篤然玄道廣遠淹廢歷載師讀斷絕難可一備故往往有違本錯誤續智意豈能弘裕顧聖人有所不知匹夫誤有所達加緣先王詢于芻蕘之說故遂卒有所述就引仲子解為本其合於道者因仍其說其失者因釋而正之所引不復為一解欲令學者瞻覽彼此論其曲直故合聯之爾夫玄之大義探著之謂而仲子失其旨歸休咎之占靡所取定雖得文間義說大體乖矣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弗紊今綱不正欲弗紊不可得已續不敢苟好著作已虛譽也庶合道真使玄不為後世所尤而已昔楊子雲述玄經而劉歆觀之謂曰雄空自苦今學經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雄笑而不應雄卒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問雄死謂桓譚曰玄其傳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

全三國文卷六十八 陸績

八

班固贊敘雄事曰凡人貴遠賤近親見楊雄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揚子雲之言文誼至深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未顯又張平子與崔子玉書曰乃者呂朝駕明日披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曰其滿汎故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所曰作興者之數其道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已精思已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曰待能者續論數君所云知楊子雲太玄無疆也歟云經將覆沒猶法言而今顯揚歟之慮尋於是為漏固曰法言大行而玄終未顯固雖云終不必其廢有愈於歟譚云必傳顧譚與君不見也而玄果傳譚所思過固遠矣平子云漢之四百其興乎漢元至今四百年矣其道大顯處期甚效厥述速其最復優乎且曰歟麻諸之隱奧班固漢書之淵弘桓譚新論之深遠尚不能鏡照玄經廢興之歎況夫王邑嚴尤之倫乎覽平子書令子玉深藏已待能者子玉為世大儒平子嫌不能理但令深藏益明玄經之為乎驗雖平子焯亮其道處其熾興之期人之材意相倍如此雄歎曰師曠之調鐘俟知音之在後孔子作春秋冀君子之將賄信哉斯言於是乎驗雄受氣純和韜真含道通敏淑達鉤深致遠建立玄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繇大易孔子修春秋不能是過論其所述終年不能盡其美也考之古今宜曰聖人昔孔子在衰周之時不見深識或遭困苦謂之倥人列國智士稱之達者不曰聖人唯弟子中言其聖耳逮至孟軻孫卿之徒及漢世賢人君子咸並服德歸美謂之聖人用春秋曰為王法故遂降崇莫有非毀揚子雲亦生衰亂之世雖不見用智者識焉桓譚之絕倫稱曰聖人其事與孔子相似又述玄經平子處其將興之期

果如其言若玄道不應天合神平子無言知其行數若干平子誓言期應不宜效驗如今符契也作而應天非聖如何昔詩稱母氏聖善多方日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洪範曰容作聖孟軻謂桀下惠作聖人由是言之人之受性聰明純淑無所繫轅順天道履仁誼因可謂之聖人何常之有乎世不達聖賢之數謂聖人如鬼神而非人類豈不遠哉凡人賤近而貴遠間續所云其笑必矣冀值識者有已察焉太玄范望注本

自知亡日爲辭

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遭疾遇厄宏犯作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吳志陸績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九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上

陸遜

遜字伯言本名議績從子孫權統事爲東西曹令史遷海昌屯

全三國文卷六十八

陸績陸遜

九

田都尉領縣事拜定威校尉歷帳下右部督進偏將軍已平荆州功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遷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黃武元年爲大都督破蜀先主於夷陵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赤烏七年爲丞相已太子事憤志卒年六十三永安中追諡曰昭侯

爲荊州士人上疏

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已熙隆追敘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懷懷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吳志陸遜傳

上疏請緩攻劉備

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諸備于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已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

推此論之不足爲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爲念也吳志陸遜傳

陳時事疏

臣目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已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吳志陸遜傳

請勿取夷州及朱崖疏

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已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眾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已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眾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朱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

全三國文卷六十八

陸遜

十

事無其兵不足虧眾今江東見眾自足圖事但當奮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曰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眾克在和義曰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吳志陸遜傳

乞息親征公孫淵疏

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烏窠荒裔拒逆王師至今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眾乘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雄踴躍張聲大視陛下目神武之資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已

害大疆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關關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眾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日威大崩早定中夏垂曜將來

吳志陸遜傳

疏請安太子

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目聞

吳志陸遜傳

建議平山寇

方今英雄基跡豺狼闕望克敵盍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目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

吳志陸遜傳

議緩興利改作

國目民爲本疆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彊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愛利而令盡用立效亦

全三國文卷六十八

陸遜

十一

爲難也是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盍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

吳志陸遜傳

與關羽書

前承觀覽而動目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間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目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

思稟良規

吳志陸遜傳

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目爲將軍之勳足目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目尙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闕望麾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眾目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目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奉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目察之上

答劉備

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水通視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算欲復日傾覆之餘遠送日來者無所逃命

吳志陸遜傳

假作答還式書

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求歸附輒日密呈來書表聞撰眾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

吳志陸遜傳

答全琮

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目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間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

吳志陸遜傳

與全琮書

卿不飾日曜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

吳志陸遜傳

全三國文卷六十八

陸遜

十二

全三國文卷六十八終

全三國文卷六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七

陸明

瑁字子璋，遜弟，嘉禾初徵拜議郎，還曹尚書。

諫親征公孫淵疏

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恍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僻在海隅，雖託人而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惜惜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

全三國文卷六十九 陸明

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曰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目前之急，除心腹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眾，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閒，所覺輒多。且杏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強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眾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近，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閒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吳志陸夫兵革者，固前代所已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已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榮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曰。

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因榮木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故當曰緩急差之，未宜曰淵爲先。願陛下抑威自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同上

與暨書

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穎月旦之評，誠可曰屬俗明敎，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吳志陸

陸凱

凱字敬風，遜族子。黃武初，爲永興諸暨長，拜建武都尉，赤烏中除儋耳太守，遷建武校尉。五鳳中，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武昌右都督，累遷，魏綏遠將軍，永安中，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即位，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

全三國文卷六十九 陸明

嘉興侯寶鼎元年，遷左丞相，建衡元年卒。年七十二。有吳先賢傳四卷，太玄經注十三卷，集五卷。

上表言宜優卹功臣後

呂蒙凌統早亡，先帝痛悼不已，子並幼稚，皆內省中，稱肉食之。魏志

上表諫吳主

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古人之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途，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說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略陳其要，爲盡愚懷。陛下宜克己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奢意，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不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害，臣雖愚闇，於天命，臣心密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念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念陛下。

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眾沈淫若比于伍員曰忠見戮曰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吳志陸凱傳注引江表傳

重表諫起宮

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曰煩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目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胃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曰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眉黃者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獻欬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疆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

全三國文卷六十九 陸凱

三

力肆業臣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播擲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攘災曰德除咎曰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燹惑守心宋景退殿是曰早魃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驚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脩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脩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剪復何益焉是曰大皇帝居於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曰為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曰逆虜游魂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眾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懾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冲讓未肯築

宮況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吳志陸凱傳注引江表傳

疏悼王著

常侍王著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寔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寵逢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為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臬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吳志王著傳按陸凱傳亦有此疏

上疏諫吳主皓

臣聞有道之君曰樂樂民無道之君曰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奸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而諸公卿媚上曰求愛因民曰求饒導君

全三國文卷六十九 陸凱

四

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曰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播擲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目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蔽百姓棄業天下苦之是曰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目覆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嚴穴廣采博察曰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強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羣輩錯賞罰失所君忿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曰為晉所伐君臣見虞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為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為煩苛刑政所為錯亂願陛下息

大功損百役務實溫怒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培塿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盜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盜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星為變彗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曰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臣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曰求容嬖荼毒百姓不為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蠹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已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受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為煩苛民苦萬端財力再耗此為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曰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網四方之民緣負而至矣如此民

全三國文卷六十九 陸凱

五

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為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為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自衛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曰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勸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脩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刊錯之理清願陛下雷融思臣愚言

吳志陸凱

上疏諫吳主皓不遵先帝二十事

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曰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臣并受明詔心與氣結陛下何心之難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目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曰賢為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曰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

全三國文卷六十九 陸凱

六

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頃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起步紫闥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曰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曰妾妻之見單衣者曰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曰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嬖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昨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目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符小吏先帝之所棄而